



老子翼註

四

□ 13  
3003  
4





13  
3093  
4

老子翼卷之四

50

老子翼卷之四

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久視之道服一作復抵一作帶花跌也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移聖  
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  
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嗇不服從道理聖

老子翼卷之四



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  
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  
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曰入夫  
能冷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  
是謂重

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  
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  
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  
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  
之早矣物既已服歟藏其用至于歿身而終不試則  
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  
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  
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  
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  
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  
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  
長生久視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  
嗇則

一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  
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  
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化  
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  
為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  
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  
復者也苟為不嗇而費之至于神散精勞雖欲反其  
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  
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  
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  
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  
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木物也有木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  
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士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  
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然則齋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齋而蔽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  
生者視之齋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齋齋者無所不  
起之謂齋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  
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  
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  
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  
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  
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木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蒞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  
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

為是之指  
神而言也

**韓非解**

功一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  
矣萬人之作日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虛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蔽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  
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木  
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  
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  
少禍害夫內無痠疽瘰癧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

搖搖也

重亦貴也



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遂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意鬼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意鬼不去。意鬼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于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于民也。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

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為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也厥與人雜棲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大喜大怒以于陰陽之利所謂處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為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羣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撲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

卷之四



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為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攪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

(61)

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失德即傷之矣

太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太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呂註**

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



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也。此常以靜勝。壯以靜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也。而北常以靜勝。壯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木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北以靜為下。而勝壯之道也。故太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于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太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此以靜而下。物故。此常勝。壯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

得小國以取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太國尤宜為下。

**吳註**

交會也。太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為動以求此動。求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以靜勝。壯動求者。居上。靜侯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此字其一疑。彷彿太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其處于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太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太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恃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太國非在人下。而能

卷之四 卷之四



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木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當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弱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林云此一節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

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行去聲先詳而節于不善則聖人亦不與之  
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見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天道矣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與深邃燕間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與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費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



此而女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  
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  
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  
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  
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  
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  
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  
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  
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  
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  
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得為天下

**息齋註**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  
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  
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  
言依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  
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  
根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

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  
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  
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  
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  
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  
邪貴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  
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  
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窗西北隅曰屏漏奧尊者所居  
故奧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拱壁合拱之  
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  
駟馬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壁以  
將命曰先朝聘以拱壁駟馬為至貴而  
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  
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



此不在  
彼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  
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天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為難  
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  
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  
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  
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  
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過  
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  
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

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  
人齊大小一多一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  
哉

**呂註** 有道者其為常必於不為為之無為為無為故  
其為者不可得則為之于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  
無為則事亦無事也方吾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  
味之者反覆尋繹之謂也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于無物而已  
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以少多寡  
舉在子我而所謂怨者圖無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以累其心  
矣非徒然也而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以天下之  
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而我常無作  
也苟有所作必于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  
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于天下國家無難



史疑夫之

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而不為大於其大故也出諸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十出諸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於易而圖之於難則難矣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史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于其易而不難之于難也

**息齋註** 為無為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之故豈有心于為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

出疑少之

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形數則有多出此怨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愛惡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密之而已然此無為無事無味也

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自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為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為之於

留礙

異字似(64)

老子真

卷之四



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特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脆此為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傳奕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

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

聽字疑壞  
字之誤

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去譬如種苗深析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賢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已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于未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



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為之于未有治  
之未亂其本未常如此也為之于未有則是以不  
為之也治之于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  
為之則為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于未有則我固無為  
也故無敗治之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  
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  
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  
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不貴難得之  
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  
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故未  
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中切耳且  
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難性  
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矣失本已遠故也  
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抹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

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  
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輔  
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入滅天  
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  
泯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  
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  
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  
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  
之行始于一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  
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  
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獲者  
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  
終又不免于急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  
只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急歟此世所以

可答字



明民也愚也  
 也得失之  
 之實也知之  
 不懸隔而明  
 愚也實言判  
 然天壤相去  
 遠矣後世學  
 老子者或思  
 民之敬至如  
 李斯則其  
 愚己也甚矣  
 揚光過則道  
 德之不道德  
 仁義之不仁  
 義我善信之  
 不善信知之  
 不知愚之不  
 思以一語而

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  
 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  
 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及聽復  
 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  
 執之之病哉

**吳註** 真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三終  
 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自以為難始雖不  
 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  
 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  
 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槃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不欲不欲不欲衆人之  
 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不欲故曰不欲不欲衆人之  
 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奇周  
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  
**蘇註**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太全而覽於物之終始  
 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  
 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  
 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謂則雖有  
 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  
 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  
 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  
 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為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

老子翼

卷之四

十三



難辨否表  
實施及不  
能道其有則  
不取人証也  
言害國家  
者百世不可  
免哉大概唱  
道德虛無  
者其味不智  
高尚已則考  
其害鮮矣  
深到多偽  
自欺而欲及  
于人者又甚  
可惡也愚  
為老子一部  
者知之至  
也生知者行  
謂之聖王又  
名之謂之  
老子謂之

于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  
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  
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夫智與故鎮之以無  
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為賊治國而以智則毀  
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  
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  
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  
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  
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  
可謂玄矣德而至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  
以情觀之不能莫逆乎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  
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太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  
視非色耳聽非聲為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

孔子則所謂道德虛無禮樂仁義者豈能欺于智哉况愚之所能及焉知天知人則  
玄德之妙  
在于何處  
哉可味乎

見聞覺知有出于聲色之外者今遠告人曰爾之見  
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之見  
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  
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况  
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  
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為  
也故以智治國為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  
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  
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朴而民多  
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  
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  
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  
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  
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  
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

老子真

卷之四

十四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信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歸性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上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則能為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

玄德者乃所以上下之道也莊周以為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

上人也然以孤寡不殺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道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

能以身後民非心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肖似也夫並音符長舍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滿萬物而與物無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天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

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天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當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亦宜矣。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唯慈故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

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三技之  
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爲大也慈主于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于未爲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儉之爲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爲儉而方其爲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未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于是爲至乎三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辱區以奢修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未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爲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堯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



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地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殺伐而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孰思慮孰。思慮孰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之日。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後。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日。儉故能廣。

**董註**

此儉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干敵國。利欲勝于鋒銛。蓋亦寡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所寶也。

寡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所寶也。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法。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



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為士者不武。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上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為。況其德乎。無為為之謂天德。至于無為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不可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

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矛戟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知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



不敢為至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哉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為常出於無為則五陽之行常無行其讓常無替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於無為則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

此申言慈之寶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

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讓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讓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其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蘇註**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

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眾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為則知  
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  
不言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高之宗也自其宗  
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  
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  
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  
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  
以其不可知也知不可知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  
鮮儼者是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  
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  
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必  
是事無事而終日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  
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

使吾而有知  
下稜小而非  
子之意也  
知矣一言  
不知復  
懼哉下章  
之意可通  
貫見焉

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  
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  
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  
使我之知不出于眾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其甚易行是以  
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  
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  
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  
以知為天下後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是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  
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悲  
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則病矣故知而  
不可知唯知知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通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而以其知之知之至者地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其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為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遺其有隨以不知遺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向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由河控目生華迷頓認

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醫者方想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生甚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夫彼取此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太威也人常患弱于眾安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雖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



大威憚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憮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呂註**

民不真于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厚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九命于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九命于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

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畜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畜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元澤註**

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為以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感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民道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于威者乎？莊子曰：稀韋氏之國，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斬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



為非。夫然則豈至乎  
千天之威也。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舍。太上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弱于小術而實所無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于人矣。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入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喜不加損。

是以昔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可不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九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長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愛，身之道自見自



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  
重也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舍德襲明知  
若不知不表表示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  
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  
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長則有大威之禍  
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  
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  
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  
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緝音闡

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  
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  
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  
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  
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  
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  
之哉緝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觀其大全有以善而  
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  
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  
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  
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



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不敢則活。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執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為不可知，故也。夫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曾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為如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疾，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况眾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吳註：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人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



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

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

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

諱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

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

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

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

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

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

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

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

死而不可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

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

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

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也而世之馭物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

邪疑刑之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  
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民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常  
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  
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  
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  
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  
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  
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  
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  
大匠斷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  
因知前代帝王之道問道諸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  
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  
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  
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社師臣民  
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太聖人  
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豈聰明作元后  
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  
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  
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稅租也純  
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  
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蘇註**治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  
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二十八



**呂註** 一夫之耕足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矣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其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干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蓋所以生之厚而至于輕死者以其踉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故也夫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

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蘇註** 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呂註** 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  
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  
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  
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  
君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  
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  
非所以為道而近于無為剛強雖未離于道  
而涉于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  
為則吉凶悔吝各隨之益遠于道矣  
**吳註**用兵必弱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  
之矣秦兵過周趙乘二日竟敗于殺齊兵入晉桀石  
投人竟敗于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  
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未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  
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  
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

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  
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於己凌人必覺其  
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  
衆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  
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一向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九弛  
弓俯其體則弛在上強向下降之而仰其體則附向  
下消在上是抑強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弱之下者使  
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弛而使之下其補不足  
如舉其弛而使  
之高見賢遍反

卷之四



希聲註

易曰：其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益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之，以不肖者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天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于均而已矣。天天之道，非故以抑尚而舉下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欲見賢者，無它，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記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天下莫彘弱于水，而攻堅彘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彘之勝剛，弱之勝彘，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

謂天事王正言若反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稱之何也以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

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及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愛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

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數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汗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益若反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三十一



暫神闕而待  
后之明者

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契苦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

**蘇註**

夫怨生於妄而妄亂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  
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  
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騁于爭奪之場  
而不知性之未始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  
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  
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  
對將渙然水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  
者乃欲入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

復離者不折鑲下雖有枝心不怨飄瓦是以天  
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  
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太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  
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太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

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是乃使復  
離者不折鑲下。雖有枝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  
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左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  
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生者也。聖人為而  
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則有司  
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  
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  
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  
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  
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息齋註**

強和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  
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因怨取與吾何  
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  
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  
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  
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  
 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  
 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王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  
 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  
 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激  
 謂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入來責于已不持右契  
 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善否和怨者有心  
 于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靜中視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  
 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不家私田  
 所收之不均故入家私田亦令通九合作而均收之  
 入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在人來取  
 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  
 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  
 司徹者有心于為力弱  
 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備省條後也舟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密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 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

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



足故

呂註

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谷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徃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

節樂之二字可  
變照于上文則  
能節二字換  
之而絕句則文  
意明也

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琴管滄聲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左求文武周公之隆緒。而廣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徃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



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貪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未  
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  
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  
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  
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  
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  
人之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  
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  
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  
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  
共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重犬之器，無所用  
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  
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  
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  
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  
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  
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

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  
已。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  
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  
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  
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  
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徙  
來，不但不  
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爲人之  
蘇註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  
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已。益者未必知道。  
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



推其所利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其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至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入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太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聖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為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當者也。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

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干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于是不能割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 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往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為人。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粗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未嘗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



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刻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柱口於此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學乘

美言可以市。尊賢可以加。此言也。而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柱口於此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四

其美言可以市。尊賢可以加。此言也。而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柱口於此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